

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的民族政策

颜丙震

(安顺学院 贵州安顺 561000)

摘要:范仲淹曾在北宋庆历年间担任庆州知州,主持西北军务。此地多民族杂居的状况,使得能否正确处理各民族关系成为关乎宋夏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范仲淹上任后认真分析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民族政策。他对待诸羌恩威并施、安抚笼络,并对其中的熟户、生户,采取不同对策以争取民心。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当地民族关系逐渐走向缓和,羌民为宋所用,巩固了宋代边防,扭转了宋夏战争态势。

关键词:范仲淹;宋夏战争;民族政策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499(2010)02-0070-03

甘肃庆阳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历来是兵家多争、战乱多发之地,历代王朝都对此地予以高度重视。北宋时期,由于西北有强敌西夏与之对垒,这里硝烟弥漫、战火不断,宋廷历来都在此地驻重兵把守。再加上此地民族成份复杂,各民族又与西夏的主要构成民族——羌族相近,因此庆州当政者采取何种民族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关系到民心向背,关系到宋夏战争的胜负。庆历年间,范仲淹担任庆州知州,主持西北军务,他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一套合理有效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支持。笔者即对这一民族政策作一简要阐述。

一、恩威并施、安抚诸羌

甘肃庆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北宋时期,此地生活有汉族、三门族、蕃族、胡家门族、骨咩族、野鸡族、兀二族等民族。这种多民族杂居的状况,再加上此地与西夏的主要构成民族——羌族相靠近,使得庆州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战事更加纷仍。范仲淹在《书环州马岭镇夫子庙碑阴》中提到:“庆历二年春正月,予领环庆之师,出按边部,过马岭镇,四望族落,皆镇之属羌。”^{[1] (P383)} (文中的马岭镇,在今甘肃

庆阳县城西北40公里处,属今庆阳县管辖。)曾任环庆路副都部署兼知庆州的任福也曾上奏朝廷:“庆州去蕃族不远,愿勒兵境上,按亭堡、谨斥堠,因经略所过山川道路,以为缓急攻守之备。”^{[2] (P10506)} 上面两段话中的“过马岭镇,四望族落,皆镇属羌”、“庆州去蕃族不远”都说明,在庆州的周围尽是与西夏同为一族的羌族部落。这些部落的向背,在宋夏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朝廷若举措不当,使诸羌为西夏元昊所用则会使战局更加危急。而实际上,由于受夏人的威胁与诱惑以及汉官对他们的压榨和掠夺等原因,羌人部落皆委蛇于宋夏之间,有的甚至向西夏提供帮助。《宋史·范仲淹传》中记载:“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为乡道,事寻露。”^{[3] (P10271)} 范仲淹在《种世衡墓铭》中也写道:“塞下多属羌,向时汉官不能恩信,羌皆持两端。……庆历二年春,予按巡环州,患属羌之多而素不为用,与夏戎潜连助为边患。”^[4] 元代的牟巘在其《忠烈庙记》中也提到:“先是,元昊据灵武,纳旌节,僭立号,威胁诸羌,肆为边患。”^{[5] (P1118)} 从上面的史料中可以看出,西夏元昊暗地里引诱诸羌帮助他进攻宋王朝,在环庆一路就有六百余名酋长与元昊相约,愿作西夏军的向导,寇掠环、庆。在西夏的挑唆和支持下,庆州其它部族也纷纷反宋,使北宋西北边境岌岌可危。面对这种状况,北宋镇边诸将感到无能为力。

* [收稿日期]2009-09-03

* * [作者简介]颜丙震(1979—),男,山东潍坊人,贵州省安顺学院政法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宋真宗时任环庆清远军部署的田绍斌就哀叹到：“庆州有野鸡族，数为寇掠，道路患之”，^{[6] (P9498)}时任延州知州的范雍也常患“环、原州属羌扰边”^{[7] (P9678)}，许多朝廷官员和将领将羌人视为异己力量。对于他们的反宋斗争，北宋前期的部分将领不是采取安抚政策，而是采取高压政策。田绍斌就曾召“酋帅三人，断臂、馘、剕”^{[6] (P9498)}而后放还。这些将领的做法，不但没有遏制诸羌的反抗，反而使得他们更加依附于西夏，扰边活动日益激烈。

范仲淹知庆州后则改变了这种做法，对各羌族酋长予以安抚、慰问。他认为在御夏战争中要依靠和调动的不仅是汉人，同时也包括少数民族。因此他到庆州任后的第一件事，便“召蕃官慕恩与诸族酋长仅八百人犒于麾下，与之衣物缯綵，以悦其意；又采忠顺者，增银带马绂以旌之，然后谕以好恶，立约束四，俾之遵向。”^{[8] 《宋史·范仲淹传》}中对此事的记载则更为详细：

（范仲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为立条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贼马入界，追集不赴随本族，每户罚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为给食；即不入寨，本家罚羊二，全族不至，质其首领。”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3] (P10271)}

这段记述反映出范仲淹在争取诸羌归附上，采取的是一种恩威并施的办法，主要有三种办法：一是“以诏书犒赏诸羌”，用皇帝的恩赐吸引诸羌的归附；二是“阅其人马”，以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军事虚实；三是“立条约”，就是用规章制度约束他们的行为，这些条约简明而且有理，羌民听后都同意执行。

为了进一步联络诸羌，他还奏请朝廷准许枢密院及宣徽院给宣头空名者各百道，根据战事的急缓书填，以功赏战功及招降蕃部，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他又上奏朝廷任命深得羌民人心的种世衡任环州知州，以其信义和威望镇抚诸羌，使环州“百余帐皆自归，莫敢贰”。^[9]而“夏戎闻，乃不复以环为意”。^[10]

二、区别对待、争取民心

在庆州、环州散居的蕃部有熟户、生户之别，“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者，帐族有生户、熟户。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11] (P9129)}熟户也叫作属户或寨户，编入当地的户籍，并承担赋役。对于不同情况的熟户、生户，范仲淹因人而异，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第一，对于一向归顺宋廷的熟户，范仲淹借修筑城寨之机给以安抚、争取，并借之守边御敌。对于这一措施的功效，苏轼有文曰：

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战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12] (P4726)}

此外，范仲淹还多方给以慰问、安抚。他上奏章《乞赏赐熟户蕃部首领奏》称：

乞暂出延州赏给熟户、蕃部首领，给与文帖，并散茶綵。内有功劳异于众者，等第支給袄子、腰带。系蕃部巡检者，给与红纓、交椅。仍与别立约束，令遞相铃辖，准备点集。^{[13] (P764)}

对于遭战争洗劫流离失所者则拨给土地妥善安置，缺少口粮的按月支給，缺少农具种子的，官为贷借。他在《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中说：

庆历二年春，予按巡环州，患属羌之多而素不为用，与夏戎潜连，助为边患，及召蕃官慕恩与诸酋长仅八百人犒于麾下，与之衣物缯綵，以悦其意。又采忠顺者，赠银带马绂以旌之，然后谕以好恶立约束四，俾之遵向。^[10]

范仲淹对熟户在宋夏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做了较为客观地分析，他认为“熟户恋土田，护老弱、牛羊，遇贼力战，可以藩蔽汉户”，但他又认为“大率蕃情黠诈，畏强凌弱，常有以制之则服从可用，如倚为正兵必至骄蹇”，因此不能将熟户编为正兵。况且如果将熟户编为正兵，就得按时发放钱粮，而在边境上常年很少有战事，再加上这些熟户常与西夏买卖牛、马、盐等等，实际上等于把部分钱粮资助了西夏，因此范仲淹提出最好的办法就是“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猛，为便”。^{[14] (P4751)}

第二，对于所谓生户，范仲淹则多方给以招纳、争取，以分化瓦解敌国。范仲淹认为生户“皆能辛苦，熟于战斗。如抚驭之间，恩威得所，大可防托边界，减得兵马。”^{[15] (P601)}当时，朝廷为了防止羌族部落反叛，令臣服宋朝的羌族首领送自己的儿子作为抵押。为了防止这些人质逃走，各地官员都对其严密监视。范仲淹则对“诸蕃质子，纵其出入”，结果反而“无一人逃者”。他对各蕃族首领更是以诚相待，“蕃酋来见，召之卧内，屏人彻卫，与语不疑”，结果“公居三岁，士勇边实，恩信大洽。”^{[16] (P224)}对于泾原路与西夏关系密切的明珠、灭臧、康奴三个大的部落，则采取“北取细腰、葫芦众泉为保障，以断贼路”，^{[3] (P10271)}从地理上切断了他们与西夏的联系，然后再派人予以安抚。此后，环庆路内的六百多个部落的羌民大都为宋朝所用，这大大削弱了西夏的军事实力。

当时，随着战争主动权逐渐转移到宋朝，归附的蕃部百姓也越来越多，为了争取民心，使这部分边民安居乐业，范仲淹修筑新城接纳，名其城曰业乐（今华池业乐）。

三、结语

范仲淹就是采取了恩威并施和区别对待等措施赢得了羌人的拥戴，并被羌民亲切地称为“龙图老子”。随着大量羌人加入宋朝军队，宋朝的军事防卫和反击能力大大加强。这不仅除灭了西夏的帮凶，而且和睦了汉羌之间的关系，稳定了边疆的社会秩序，把原来让宋廷忧患的敌对力量变成了御边的有生力量，这实在是一项釜底抽薪的高明之策。如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元昊犯定川寨，范仲淹率庆州蕃汉兵往救，同时种世衡“率羌兵数千人以援泾原”^{[17] (P10742)}。这对于巩固宋王朝的边

防、发展庆州经济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也是羌族人民亲切地把他称为“龙图老子”,并为他建立生祠的原因之一。

一个国家,只有各民族团结一致,和睦相处,国家才能统一,社会才能进步,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范仲淹能够正确处理各民族关系,争取到各民族人民的支持,有效地扼制了战争的进一步扩大,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都归功于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尽管由于自身阶级的局限性,这一政策也不乏阶级偏见夹杂其中,但取得的成效证明了其正确性,直到今天对我们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墓表[M]. 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2]宋史.卷三二五·任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清·赵本植.新修庆阳府志.卷 41·艺文[M].四十二卷抄本.

[5]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历代祠庙记 [M]. 李勇先,王蓉贵校点.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6]宋史.卷二八〇·田绍斌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宋史.卷二八八·范雍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清·赵本植.新修庆阳府志.卷 41·艺文[M].四十二卷抄本.

[9]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 44[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10][6]清·赵本植.新修庆阳府志.卷 41·艺文[M].四十二卷抄本.

[11]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宋史.卷一九〇·兵志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 宋·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集续补卷第一[M]. 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14]宋史.卷二九一·兵志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宋·范仲淹.奏乞陕西主帅带押蕃部使[A]范仲淹全集[M].李勇先,王蓉贵校点.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16]杜维沫,陈新选注.欧阳修文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7]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 吴 波]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National Policy of Fan Zhongyan in the War between Song and Xia

Yan Bingzhen

(Anshun University, Anshun, Guizhou 561000)

Abstract: During the Qingli period in BeiSong Dynasty, Fan Zhongyan had taken the post of the senior official in Qingzhou, and administered the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Northwest. The complex conditions of multi-ethnic mixed in Qingzou area, which made whether can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correctly of all the ethnic groups to be a key factor in the war between Song and Xia. After taking office, Fan Zhongyan analysed carefully about the complicated ethnic relation in the local area, and formed his own unique policies to deal with ethnic relation in practice. He shew a style of merciful but strict attitude to appeased and tamed the people of the ethnic group called "Qiang", and akopted different countermeasures with the familiar and unfamiliar household (a popular division method among the "Qiang" people who lived near the border area) to win the heart of them. Those measures got evident effect, which made the folk relationship there more and more relaxative, thus the "Qiang" ethnic people was made used of by the Song Dynasty which reinforced the border defense and reversed the trend of the war that happend between Song and Xia then.

Key words: Fan Zhongyan; the war between Song and Xia; national policy